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唐紀十九

起永清元年盡中宗嗣聖三年凡五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下

壬午開耀二年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

藍田縣漢屬京兆後魏置藍田郡隋廢郡爲縣復屬

京兆癸未以皇孫重照生改元永淳赦天下賜酺三日三月戊

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

慶對曰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及齊皆嘗立

太孫

晉惠帝立太孫威齊武帝立太孫昭業

其太子官屬卽爲太孫官屬未聞太子

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
寔之曾孫也名緝以字行 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夏

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

寅發京師畱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
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

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

西京以長安
萬年爲赤縣

得盜一

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
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辛未以禮

部尙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爲金牙道行軍大總管

此指西突厥帥
之金牙山也

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而突厥師未行行儉薨行

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棨城蘇味道

劉昫曰棨城漢開縣後魏於漢開縣古城置棨城縣屬趙州余考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關縣又考宋白續通典鎮州棨城縣本漢

開縣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棨城縣則劉昫誤作開縣也○勣音具又音據皆未知名行儉一見

謂之曰二君後常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勣弟勃

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義烏漢烏傷縣地後漢分烏傷置長山縣晉以長山

爲東陽郡治所烏傷別爲縣武德七年改烏傷爲義烏縣屬婺州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

李敬元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

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

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黔州彭水縣漢

西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避太子名改曰盈川非此也衢州龍泉縣武后如意元年分置盈川縣

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雷嬰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

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勛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行儉嘗合藥命左
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宥赦賜馬及寶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
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
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

見上卷調
露元年

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

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
餘物雜畜稱是竝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行儉工於草隸上
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甚以爲珍秘行儉每謂人
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
南耳 阿史那重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

眾於伊麗水

白弓川城過思前川諸失密城渡伊麗河至碎葉界

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

狗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

碎葉城東有熱海地寒不凍

流矢貫

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

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

翼振金鼓以亂其號呼之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

神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開懷且

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

施闕鍵使人推之力省而功多百姓頽焉明年徵入議邊事上見

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使袒而視其瘡

歎息良久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歸者復歸夏州

酉車駕至東都 丁亥以黃門侍郎頽川郭待舉

隋改長社爲頽川縣武德四年

復曰長社 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

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元同 鼓城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

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時屬定州竝與中書門下同承愛進止平岸事上欲用

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尙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

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長倩文

本之兄子也先是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

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

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

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 後

漢紀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

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

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豈直愧彼清通味于甄察亦將竭其庸妄揉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職私一故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下筆看寒暖而用情悠悠風塵共相奔競擾擾宦途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情險如溪壑擇言覘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而具僚庶品專斷于一司不亦難乎臣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髻之年已腰銀艾童卯之歲非音已襲紫朱宏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腳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亦非先德後言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繁裘故

衰敝乏賢之時則姑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太平多士之日則宜妙
選髦俊而任使之今選者猥多宐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
九品竝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之意也但賞罰不明故下無畏懼
而苟以應命耳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今之舉主類皆庸陋身且
濫進鑿豈知人如欲務得實才兼須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
由表正必然之理也伏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
納 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
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上旣封
泰山欲徧封五嶽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洛州嵩陽縣 監察
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杏序未至未正除監察御史令于監察御史班裏行也 陛下封秦
山牛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

相挈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
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
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
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諫卷阿日
鳳皇鳴矣

子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梧桐柔木也
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上遣宦者緣

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
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爲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
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
爲良嗣所怪乎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

蘇世
長見

一百八十八卷
高祖武德四年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

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

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監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

元超仍召天子赴東都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源慶三年開置

柘州蓬山郡屬松州都督府宋白作拓日以開拓為稱今按新舊書皆作柘翼州本漢鞏陵縣地故城在州西有鞏陵山隋為翼斜

縣唐武德元年置翼州取州南翼水為名故云翼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

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是秋山東大水民飢冬十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甲子京師地震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景先即齊賢以避故太子賢諱改名是歲突厥餘

黨阿史那骨咄祿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郡督舍利元英之部舍世襲吐屯阿史德元珍等

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杜佑曰阿史德元珍習知中國風俗邊塞虛實在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坐事為單

下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以爲阿波大達干令事純兵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初薛仁貴敗於大非川除名爲民尋以高麗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坐事徙象州會赦歸帝思其功召謂之曰往在九成宮遭水無卿吾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聖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何可相忘有人云卿在烏海城縱虜不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惟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邪授瓜州長史至是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將兵擊元珍于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內示之而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時王方翼在夏州亦被詔擊元珍方翼患虜騎充斥乃斷板靈虎
鉤聯解合牙爪生動虜馬見之驚駭奔潰遂大破之獲大將二人
降其桑乾舍利二部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
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
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才勿辭也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侍
御史張仁禕上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御史大夫韋思
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其事仁禕懦不能自理使仁
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卽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
辭辯縱橫音旨明暢上深納之仁禕得免罪思謙在憲司每見王
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雕鷲感鷓非眾禽之偶耳目之官固
當獨立耳思謙初爲尚書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

今不惜美錦使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也遂
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嵐勝二州免爲暴千萬爲蠶食苗並遊苗
既盡不知所之

綏永清二年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

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

那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

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尋歷時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夏字恐誤

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

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

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庾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崔知溫薨

舊制凡九品以上職事官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敘用或去不入劇

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職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以勞考進敘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帶散位其欠一階仍舊爲兼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亦爲兼顧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其欠一階之兼

夏四月己未車

從去聲其兩職事之兼從平聲字同音異耳

駕還東都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

給其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

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

乃去一濫數年閒歸信者眾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

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

城平及二縣皆屬綏州西魏所置也宋白曰二縣皆漢府地魏

漢魏元年置城中縣附避諱改爲城平大斌縣時理城平縣界發

平故城綏德縣亦府施地魏大統十二年乃上郡南界耶尼谷置

縣歐陽修曰大斌者服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以爲名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

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

考異曰

魏云延州借朔又云自張月光王又
云儀鳳中務延新平之今從實錄

五月寅庚上幸芳桂宮

儀

二年營紫桂宮于蓮池縣西五里謂諸二
年改曰避暑宮永淳元年又改曰芳桂宮

至合璧宮遇大雨而還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

蔚州時爲
忠順軍節

皮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

牛頭朝那山
在豐州河北

兵敗爲

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瓌

都督

馬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

疇良美堪立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遷百姓於甯慶二州致胡

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寇廢塞

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元基擊走之 秋七月己丑

立臺孫重福爲唐昌王

王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

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甲辰徙相王鞫為孫王更名旦 中書
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覓政歸宮闈陽病瘖乞骸骨許之 八
月乙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置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
仁軌為之副 己巳河溢壞河陽城水高于城五尺居民廬舍漂
沒皆盡 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 癸亥車駕幸奉天宮 十
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
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
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
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 鍼灸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
頭後寸半頂中央旋毛中可容豆
錢二分得氣即滿腦戶一名合巖在枕骨上強後寸
半禁鍼鍼令人寒黃傳鳴鶴鍼微出血痛即止 疋曰吾目似
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絲百匹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

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咄祿等 詔
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於東宮置平章事 上自奉天
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前 十二
月丁巳改元宏道赦天下 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
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
殿年五十六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赦有要
速處分聖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皇太子卽位尊天后
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更臣曰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昇旒展頓異明哉虛襟似
納于逆麟下詔無殊于扇喝既蕩情于帷薄遂忽忘于基局惑

麥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矜
肩發佞子焉得志卒致磐維盡戮宗社爲墟古所謂一國爲一
人與前賢爲後愚廢信矣哉

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

地尊望重澤州漢高都端氏汝氏之地後魏置建州隋改

爲澤州唐因之。汝音弦

恐其爲變竝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元嘉少好學聚

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參定同異性至孝年十五聞太妃病涕
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嗟其至性闔門脩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
夔極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
諸王莫有及者故太后尤忌之 甲戌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
爲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
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

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壬午遣
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元儉右
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爲國子祭酒罷政事 寔城梁州
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遷聚萬餘鼠州
遣人捕殺之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初年爲太后
所廢凡二十一年張柬之等舉兵誅亂復位在位二十七
年爲韋后所弑改元三嗣
聖二十一神龍二景龍四

附則天皇后

后姓武氏諱曩并州文水人
后有製墨字讀與照同音

甲嗣聖元年

二月太后文明元年
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立

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元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

此豫州本春秋陳蔡

二國之地漢爲汝南郡宋文帝立司州治懸瓠城以爲重鎮魏改豫州唐因之後避代宗諱改爲蔡州癸巳以左散

騎常侍杜陵韋宏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後魏爲

縣屬京北陪遷京城始并杜陵入大興縣唐改大興曰萬年

王欲以韋元貞爲侍中又欲授

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下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

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

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勳

漢置南北軍掌

衛京師而軍若唐諸衛也北軍若唐羽林軍也漢武帝名羽林曰建章營騎屬光祿勳後更名羽林騎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

爲之後漢置羽林監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率隨左右屯衛所領兵名曰羽林貞觀中置北衛七營兵選才力驍勇者充龍朔二

年曰左右羽林軍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品同詔密統領北衛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取

府兵越騎步射以爲羽林軍士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使勅兵入宮宣太后令廢

王爲廬陵王扶下殿王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乙未立雍州牧豫王且爲皇帝立妃劉氏爲皇后德威之孫也豫王雖立爲皇帝居於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

飛騎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

一人言尋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元武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太后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豫王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元貞於欽州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

祕書監武承嗣齋靈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望既多徘徊失據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邱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

其賢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邱行恭爲將應事高祖太宗 甲子太后御

武成殿唐六典洛陽宮南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東曰武成門其內曰

武成 豫王具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尙書武

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洛陽宮不載紫宸殿以西京大明宮準之紫

宸殿內朝也其位施慘紫帳以視朝紫色之淺者爲慘紫 丁丑太后以太

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爲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三月丁亥太后徙杞王上金爲畢

王鄴陽王素節爲葛王邛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

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

顯福門意卽明福門六典避中

宗諱改卽爲明耳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

爲左金吾將軍賢字明允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甫數歲讀

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其故對曰性

實愛此書集文學之士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以其

書付秘閣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辛

酉太后徙畢王上金爲澤王拜蘇州刺史葛王素節爲許王拜絳

州刺史癸酉太后遷帝于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故濮王宅

貞

觀末漢王泰遷均州所居故宅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遷

閏月太后以禮部

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廣州都

督路元叔爲崑崙商胡所殺

崑崙國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百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

元

叔凶懦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于元叔元叔

索枷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商胡直登聽事殺元叔及左右

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朝廷乃以王方慶爲

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年秋毫不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

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嚴

敕官屬不得與之交通犯者痛治以法境內清肅議者以唐興以

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

溫州大水

後漢分章安之東臨海溫州永甯縣屬會稽郡晉

分爲永嘉郡隋廢郡爲永嘉縣屬梧州武德五年復于永嘉

置嘉州貞觀五年廢嘉州以縣屬梧州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流四

千餘家 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寇朔州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

帝于乾陵

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樂山

廟號高宗奉神主祔于太廟遷宣皇帝

主于夾室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

司奏事每日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

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

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

奏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

舊志隴州京師西四

百九十六里至東都

元常子琮之曾孫也

馮子琮仕于高齊

丙午太常

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部尚書 梧州大水流二千

餘家 九月甲寅太后赦天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

下舊服青者更服碧

青色之深者爲碧

改東都爲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

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爲

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

左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詔出使右臺專知諸州案察杜佑曰武

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多弊右臺以其官錄左臺左臺本御史臺也右臺地今大僕寺是也解璽既斥太后紀

年則所改官名亦宜盡削今姑仍舊史

其餘省寺監率之名

祕書殿中二省九卿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等

監東宮十率

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

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

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我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

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護爲

太師魏忠孝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

水文水縣借受陽隋開皇十一年更名屬并州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

惋會斛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整屋令敬猷漢武帝置整屋縣後魏復置後周置周南郡隋廢郡以整屋縣屬京兆唐置岐州○整屋音司空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

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詹事司直掌彈劾宮僚糾舉執事皆坐事敬業貶柳州

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漢會稽回浦縣後漢更名章安光武分章安縣之南鄉置松陽縣隋

分松陽之東界置栝蒼縣賓王貶臨海丞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屬臨海郡隋廢郡以縣屬

栝州唐分帶栝州以栝蒼山名縣求仁貶黜令黜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屬新安郡隋屬歙州○黜音衣

姪也整屋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

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

賢台皇監甫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西一 思補撰

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

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

之於繫所

考異曰實錄作薛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矯使揚州

參軍閻謙微發之長史陳敬之不察抑識微令遜謝仲璋佯事竟

事從實錄仲璋從臺記

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

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

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

室旬日閒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

地質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荀子夫以更衣得幸
漢武帝賈王用此事洎

平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鞶鞶

鞶鞶后服也陷吾君於聚麀記曰夫惟禽獸無
禮故父子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林謂韓國夫人兄謂元爽
元爽事見二百一卷高宗

乾封弑君鳩母此以高宗晏駕及太
原王妃之死爲后罪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城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

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

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

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

卷一百三 唐紀十九 五 恩補樓

寄於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眾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冬十月癸未楚

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

楚州本漢射陽縣置郡唐置縣地晉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

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

屬所部三縣山陽鹽城安宜也 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

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卻之

盱眙縣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因晉安帝分置盱

胎郡陳置北進州隋廢爲縣江都郡唐屬楚州

天后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

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

是年改左右領軍
番爲左右玉鈐衛
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副以

討李敬業 貶韋宏敏爲汾州刺史 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衛

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二王符高祖子庶勸太后因

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

太后愈不悅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

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陛下得以

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管聞之上言

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

大夫金城竊味道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隋更名高宗咸亨三年復爲金城縣侍御史樸陽魚

承暉鞠之漢高帝改櫟陽縣爲萬年縣後世因之至隋並蜀京兆唐改隋大興縣曰萬年以漢萬年縣復曰櫟陽屬華州

收炎下獄考異曰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殺

之宜矣且炎有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營李景謀輩無事猶欲陷之況有此迹其同黨能不自告乎又朝野僉執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收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敬談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駱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其觀之見司馬直王賓王欬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諸讖何如耳炎告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鸞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鸞字者我炎被收自與也遂誅炎此皆當時構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實也 炎被收

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

李景謀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

義陽舊曰平陽

改曰義陽劉昫曰義陽漢平氏縣之義陽郡也魏分南陽置義陽郡皆自石城徙居仁順今中州地理所是也 皆曰炎社

稔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

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眾太后皆不聽俄
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齋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
景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

辭方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
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
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

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
飯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繼自謀

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

江攻潤州

按舊志揚州至潤州四十八里漢爲丹徒縣吳爲京口
置京督以鎮又爲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爲

屬緣江爲境因謂之京口晉爲南徐州隋

置潤州取州東潤浦爲名尋廢州唐復置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

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開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于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被執敬業逼之使降延嗣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開尹元貞引兵救潤州

本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會稽郡唐屬潤州河漢漢州鄉縣地屬涿郡隋爲河開

縣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天祐斬裴炎

于都亭洛陽裴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

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

胡元龜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仙先年十七上封事請

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尙何言仙先曰臣爲陛下

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

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

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宐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

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補註胡曰小

子也敢發此言命引出由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

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潯州貞觀十二年李宏節遣欽

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懷州取漢水以名州也舊志曰漢州無

兩京地理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三里容州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

里至東都五千里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

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
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
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
庭絞於都亭先拉其幹而後殺之丁酉太后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

冢野棺復姓徐氏

李景謨罷爲司賓少卿

改鴻臚爲司賓

太后以右史

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督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徐敬業聞李

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

高郵縣漢屬海陵國魏省晉武帝後

置梁置廣業郡隋廢郡以高郵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九域志在
州西北一百里宋白曰揚州天長縣本廣陵縣地唐元二十九年
年于下阿溪千秋縣天寶五年改天長梁曾于石梁置淮州以此
言之蓋下阿溪卽今石梁河也使徐敬猷逼淮

陰推陰縣漢屬臨淮郡晉屬廣陵郡後魏置淮陰郡隋廢入山陽縣乾封元年分山陽復置屬楚州別將韋超尉

遲昭屯都梁山

盱眙縣有都梁山

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

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天后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檄葉

是年改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

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

皆曰超憑險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必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不數日可必破也支度使薛克構曰

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所費皆由度支會

計以長行旨爲準

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且多留

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

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

是年改左右威衛為左右豹韜衛唐制諸府名有果毅都尉上府從五品

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

唐之奇給其狀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

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
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
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
于孝逸曰風順秋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
多疲倦願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
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

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

阻風

海陵縣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梁置海陵郡隋廢郡爲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今爲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

十里又自海陵東至海一百七里

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

唐紀初官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甚勁孝逸縱火賊懼燒而散敬業敬猷之奇求仁黃王走歸江都焚博書攜妻子潛蒜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爲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困風僞將王那相

斬之來降餘黨赴水死今從實錄唐統紀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

楚三州平

附錄樹萱錄云徐敬業之敗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獲追者慮失大魁致罪乃斬親類敬業者以獻而敬業與

陸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俱削髮爲僧天寶初老僧住括蒼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頃聞有徐敬業乎則汝身也吾兵敗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我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而卒駭者王亦遷述爲僧編遊名山至靈隱寺時宋之問自南遷放還來遊靈隱爲詩曰鷲嶺鬱葱鬱龍宮鎖寂寥第二聯搜奇不得開步尋思見一僧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曰弟子欲題此寺而與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口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自失遲明訪之則遷矣寺僧有知者云此駭實也王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

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宏文館學士慤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

夫成均助教

慤陽縣漢屬九江郡晉置慤陽郡監至北齊與深通和蓋和州隋唐因之后改國子監爲成均監按唐六

典宏文館以五品以上爲學士國子助教則從六品上耳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

丁卯郭待舉罷爲左

庶子天后以鸞臺侍郎韋方質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

之孫也

韋雲起仕隋唐之間

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

貶岳州刺史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衛大將軍程務挺

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

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帥軍中斬之籍

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

禱之天后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于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

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逸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為託不敢愛身而受人今為戎首者非將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若裴炎者乎世為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者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者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者請早為之若其不能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微下獄流崖州而死

配嗣聖二年

太后垂拱元年

春正月丁未朔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

太

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考異曰實錄云思文表請改姓武許之蓋劉延嗣以

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劉延嗣以

裴炎近親不得敘功稍遷梓州長史 庚戌天后以鶯味道守內

史 戊辰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仁

軌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能專業每行坐所在輒畫地書空

以寓所習由是遂成通博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

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二月癸未天后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

石登聞鼓在西朝堂肺石在東朝堂不須防守有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乙巳天后以春官尙書武承嗣秋官尙書裴居道右肅政大夫

韋恩謙竝同鳳閣鸞臺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數寇邊以

右玉鈴衛中郎將瀆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陽曲縣自漢以來屬

太原郡隋惡其名改曰陽直武德三年分置汾陽 正諫大夫同

平章事沈君諒罷 二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管罷 丙辰天

后遷靈於房州

舊志房州京師南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五里杜佑曰房州古麋庸二國之地

春秋楚子敗麇師于房渚卽此曹魏爲新城郡竹山縣則古庸國秦漢之上庸縣也

辛酉武承嗣罷

未天后頒垂拱格

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竊味道曰

此太后處分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

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子貶味道爲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

大夫從四品上劉禕之本職豫王府司馬王府司馬從四品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于

君引善自取乎 癸未突厥寇代州高平引兵救之至忻州

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五月丙午太后以裴居道爲內史

納言王德真流象州 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 己酉太后以冬官尙書

蘇良嗣爲納言 壬戌太后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壬申太后以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太后以天官尙

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萬石之兒也 同羅僕同等諸

部叛天_后遣左豹韜衛將軍劉倣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

之甘州剛丹縣北渡張波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漢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南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 同羅僕

固等皆敗散天_后敕僑置安北都護府于同城以納降者同威即剛丹之

同城守從天寶二載改爲南寇軍 秋七月己酉天_后以文昌左丞魏元同爲鸞

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天_后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

皆配坐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

果討反獠平之 冬十一月癸卯天_后命天官尙書韋待價爲燕

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突厥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

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

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

咄陸部落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

光宅改秘書省爲麟臺正字正九品下掌刊正文字射洪

縣屬梓州漢縣地後漢分置射江縣以婁樓離東六里有射江西魏詭爲射洪

上疏以爲朝廷遣使巡

察四方黜陟官吏以求民瘼臣謂計有未盡也陛下發使之意欲考績羣臣而任之也欲求姦暴之不逞者而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爲使故輪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其進賢退不肖豈可得邪使愈出而天下愈敝徒使百姓脩治道路送往迎來耳究且朋黨者進貞直者退無益也諺云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雖下詔令布德澤必待彼而宣行不得其人則詔書徒掛墻壁耳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騷然

相謗矣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豈不由此又曰天下有危
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
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祇逆乘釁天下亂矣
隋煬帝雖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
滅亡兮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子父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
河隴山東至青齊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略盡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以相保
可謂能靜其機矣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以廣地強兵說陛
下者是動其機也機動則禍構煬並其殷鑒哉 太后脩故白馬
寺以僧懷義爲寺主

姚思廉曰漢明帝時西城以白馬負佛經送
洛因立白馬寺魏收曰漢立白馬寺于洛城

雍關西按此故洛城也
唐之洛城乃府所遷

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

千金公主以進

千金公主高祖女

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

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搯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殿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俯仰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辦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勳屢以法繩之

右臺古肅政臺也

懷義遇思勳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嗣聖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于皇帝豫王且知太

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賜酺三日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

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施州歙縣地
吳分平立沙渠

縣後周于縣置施州隋廢州爲清江郡唐復置施州
在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里

三月戊申

太后命鑄銅爲甌署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

諫言盜賊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元言天

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

官

議官猶今
之係議

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晔之子係

家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閉事係家

上書請鑄銅爲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

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

考異曰統紀唐歷皆云入
月作銅甌今從實錄舊本

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嘔云上欲作甌召工匠無人作
得者思嘔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今從御史蕭記未幾其怨

家投甌告係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太后自徐

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

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

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

唐制乘傳日四驛乘驛日六驛凡給馬者一品入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

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給傳乘者一品十馬二品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七品二馬八品九品一馬三品

以上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以下有差一驛三十里

供五品食

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

麵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鹽豉葱薑葵韭之屬各有差新唐志五品食料雜用錢月六百使詣行在雖

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于客館

客館屬鴻臚寺典客令廩者稟給之

所言或稱旨則

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

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

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

于是尚書都事長安周

尚書都省有都事管諸司主事令史

萬年人來俊臣之

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蓄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

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

太后改大理爲司刑

其撰羅織經數

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

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有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

死豬愁箸卽承失魂膽求破家求卽死實同反反是實等名號或

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

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燒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

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

以鐵圈殺其首而加楔

設急束也。音學。楔音雪。

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

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

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搆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元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覓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受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帝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

之弊未至土崩蒸民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尙書樊
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
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竝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
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
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
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
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壹開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事見三
十二年餘獄不論天下以安耳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
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北闕蓋在
元武門外
太后以岑長倩爲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日閣下
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

於朝堂懷義優寢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人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

表

長社漢縣隋改曰潁川武德四年復舊帶許州

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

闈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丁未太后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鈴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雷震有山踊出高三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太后以爲休徵名爲慶山改新豐爲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 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

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埤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大怒流

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六道使見後二百五卷

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

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擗甲當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命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甯州境耆老歌刺史狄仁傑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太后徵爲冬官侍郎翰爲御史按劾絳人而性寬簡一日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冬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調終

其身

中華書局影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

起四年盡八年凡五年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丁嗣聖四年

太后垂拱三年

春閏正月丁卯太后封豫王子成義爲恆王

隆基爲楚王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二月丙辰突厥骨咄祿

等寇昌平

昌平後漢縣屬廣陽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

太后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

之帥諸軍討之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夏

四月太后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

太后改少

府監爲尙方監

將鸞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

猶能拔葵去織婦

董仲舒曰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置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未聞萬乘之主鸞蔬果也乃止

壬戌太后以裴居道

爲納言五月丙寅以夏官侍郎京兆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

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

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

劉禕之自北門舉士至爲相故

云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

貞觀二十二年以契丹別部置

歸誠州屬松漠都督府

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

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

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豫王旦爲之上疏申理親

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我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

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太子官司選局有太子文學三人掌

侍奉

文章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貞觀

以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九年以隋洋州郡洋州縣置播州舊志巫州京師南四千里東都三千九百里播州京師南四

千四百五十里東都

秋七月冀州鳩化爲雄乙亥京師地震

雨金於廣州 八月壬辰太后以魏元同檢校納言 嶺南俚戶

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

其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爲安南都督府殺延

祐桂州司馬曹元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考異曰舊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

廣州都督屬南安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劉陷州縣殺元常

誅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檄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

帥歸降因羅兵誅其魁首
安慰居人而旋今從實錄

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太后遣燕

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爲之副大

破突厥於黃花堆

意卽黃瓜堆按朔州有黃瓜堆在神武川

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

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驍勇善射以軍功得入宿衛 九月

己卯魏州人楊初成詐稱郎將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孟於房州事

覺太后殺之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壁與突厥骨

咄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壁輕騎遁歸初寶壁見黑齒常之有功

表請窮追餘寇太后詔與常之計議造爲聲援寶壁欲專其功不

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三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

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

卒祿 太后命魏元同畱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

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

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志儋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考異曰新

紀天授元年發梁公李孝逸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徐敬業功封吳國公垂拱三年移死除名配流儋州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藝紀傳自相違唐曆云四月十一日誅蓋州長史李孝逸亦藝任也統紀誅李孝逸并其黨崔元功裴安期唐曆并其黨崔知賢董元功裴安期等

今從齊錄及舊傳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

老異曰貞觀十一月丙辰

命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者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于寅謙邈何按本傳不云利

會將兵今闕此事

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

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戊嗣聖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正月甲子太后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

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

西廟西京宗廟也

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

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爲七室

太后改太常曰

禮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

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碩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

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

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

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

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以天下大饑詔冬官侍郎狄仁

傑等巡撫賑給 夏四月戊戌太后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

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

節上元二年
兼高宗也

會奴誣告象賢

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元殖元殖奏象賢無反狀元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其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

隋京北郡武德
元年改曰雍州

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

遊擊將軍五月戊辰天卮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吳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六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壬寅太后作神皇三聖 天后創東陽大長公主封邑并

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

之 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

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七月丁巳

天后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

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唐制嶽瀆為中祀名圖所出曰聖圖

泉泉側置永昌縣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汜水漢之成泉

縣屬河南郡後魏為成泉郡置東中府隋開皇十八年改成泉為汜水屬鄭州縣界有廣武楚漢對壘處后改縣名以協其姓

戊午京師地震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

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豫州漢汝

南郡地後魏置豫州唐因之然唐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之豫州未能盡得漢汝南郡之地

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神靈子
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
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誤謬爲書與貞云
丙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太后召宗室朝明堂
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
無遺誤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
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
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丙午蓋據奏到之日也舊傳本紀作壬寅按冲以戊申死而實錄又云冲起巽七日而敗然則壬寅是也今從之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
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耶神勅爲清平道行
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漢貝邱縣也隋更名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

取濟州先擊武水

武水漢東郡陽平縣地隋改為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縣唐屬博州

武水令郭務

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元素

莘亦漢陽平縣地後齊改曰樂平隋

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州廢爲莘縣唐屬魏州

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

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

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丞董元寂

堂邑漢縣後魏廢隋分清陽縣

復置屬博州

爲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

冲聞之斬元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

十人在冲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

考異曰邱神勣傳云爲勳官吳

希智白丁孟青棒所殺今從實錄及冲傳

凡起兵七日而敗邱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

出迎神勣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闔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

兵陷上蔡

上蔡漢屬汝南郡後魏曰臨汝隋開皇初改曰武津大業初日上蔡唐屬豫州

九月丙辰太后

命左豹韜大將軍魏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

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冲屬籍更姓虺氏

貞聞冲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

新蔡縣自漢以來屬汝南

郡唐屬豫州

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眾曰琅邪已被魏相數

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南

縣丞裴守得等將之

汝南縣舊曰上蔡隋大業初改曰汝陽帶豫州

署九品以上官五百

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

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

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

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

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

考異曰貞豫州人貞東兵九月

中宗廟聖五年

丙寅豫州平又云舉兵二十日而敗庚戌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

至丙寅纔十七日蓋皆據奏到之日耳

初范陽王萬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竝起事無不濟

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

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瓊瓊妻常樂長公主

上公

女高祖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

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事見一百七十四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

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

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尙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

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

監察御史藍田蘇珣珣音向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

又音倫

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

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遵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獨范陽王藹以先白其謀得免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向在豫州將士特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汝南者一越王貞耳或正通鑑原文及新舊唐書皆云亂河南者一越王貞此據古豫州言之也按唐豫州在汝南後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故改汝南以合前後之文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

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其餘皆兇威所脅本非樂從故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尙方斬馬劔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丁卯太后以左肅政大夫叅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章事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

唐東宮左右贊善大夫正五品

上掌傳令與過失贊禮儀以經教授諸郡生

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

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顓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

高彥以滅口

唐武德初改州主簿爲錄事參軍韋正逾失流符印

十一月辛酉顛緒伏誅紹

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

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

王緒殿中監邨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太后命裴

居道畱守西京 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饜味道素不禮於殿中

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

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辭玉

皆伏誅

考異曰御史蓋記味道陷周興獄今從寶錄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豫王且及

永平郡王成器皆從

且時爲皇帝成器時爲皇太子

內外交武百官蠻夷各依方

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函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

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

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

貫柄櫨檣樞藉以爲本

柄梁上柱說文曰屋榑上標柱上榑曰櫨櫨廣韻櫨也又曰柱也榑斜柱也櫨屋榑

山○檣音

擗檣音皮刻木爲瓦夾紵漆之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

以鐵爲渠以通水

天后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

縣天后又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

紵音賜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布夾縫爲大像後所謂麻

主是也。

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乃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

之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

考異曰舊傳懷義傳云明堂大屋凡三

表亞明堂今從

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考異曰貞符云懷義監造

明堂以功擢授左武衛大將軍固辭不拜時有右玉鈐衛將軍王德夜農上果發元肅然請與懷義爲兒既而陰有異臣欲奉之爲主懷義密奏其狀由是意微等生斬逆拜懷義輔國大將軍封盧國公賜物三千段又表辭不受今從舊傳

侍御史王

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

丹青鐵鸞入雲

鸞者鳳也。鸞音所歷音族。

金龍隱霧昔設辛瓊臺夏癸瑤室

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梁鳳巴縵自雅州開山通道出

擊生羌因襲吐蕃

貞觀五年太宗置西雅州以處生羌八年去西字。張音壇上聲。

正字陳子昂

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

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駭西山

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郡舊府所統諸州皆

西山

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

禍自此結矣臣又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

險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

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

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

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竊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尠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恐不及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廣安北拔單于以突厥時拔也棄龜茲放疏勒以吐蕃侵伺也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饉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己丑嗣聖六年

太后永昌元年是年十一月又改載初元年

春正月乙卯朔太后大饗萬

象神宮服袞冕摺大圭執鎮圭爲初獻

周禮注大圭長三尺好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飾四鎮山象其高圭中約以組防其塵齊人謂韃爲終葵圭首爲楨以下殺之 豫王旦爲亞

獻永平郡王成器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

魏國先王武子也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永昌賜

酺七日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

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朗州雌雞化爲雄 二月丁酉太后

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

陽陵曰明義陵武氏之先葬文水土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魯公曰

太原靖王夫人爲王妃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

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三月甲子太后以張光輔守納言 壬申

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

德任賢納諫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

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太后以天官尙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

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太后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鄆

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嵩州煒暉之子謹元慶之子也

蘇王暉太宗子道王元慶高祖子 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元挺元挺女爲譚妻

又於煒善譚謀迎帝於廬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爲急

計何如元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五月丙辰太后命文

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浪穹州蠻酋傍

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太后以傍時昔爲浪穹州

刺史令統其眾 南詔六部號爲大詔浪穹詔其一也 己巳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

道行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 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卽太宗遣思摩建牙

之地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 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

遣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

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

平王續等相繼被誅

考異曰舊傳云續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錄

家徙嶺南

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護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

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尙請

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

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

美縱侈爲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眾皆

慙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

年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

寅識迦河當在弓月西南

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

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眾乃

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縉州

縉州漢阿林縣地至隋猶屬鬱林郡唐武德四

年分置林州六年改曰縉州去長安六千九十里至東部五千五百里

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

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眾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爲西

州都督 戊寅太后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徐敬業之敗

也弟敬真流縉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

弓姓也

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

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

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嗣讖天文陰懷兩

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彭州長史劉易

從 彭州漢繁縣之地宋置晉壽郡故城在州北三里梁置東益州後魏置天水郡仍改繁縣爲九龍縣仍置豫州隋省唐武德初

復置尋省併益州垂拱二年復分置彭州 亦爲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

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者十餘萬人競解衣投地
曰爲長史求真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劉氏自德威以忠孝傳家
子齊禮孝友之性益篤又死於國事易從孝感蠻夷仁結氓庶當
時號爲孝義劉家至是以非罪死天下痛之秋官尙書太原張楚
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爲敬真
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諸人皆悲泣失魂元忠獨神色如常時
同刑而戮死者已三十餘尸委積其傍元忠顧視謂人曰大丈夫
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太后念元忠平揚楚之功免死與楚
金等俱流放嶺南慮有不及乃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警敕
之警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譁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
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

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禪楚金等

天氣晴霽

考異曰唐歷七月二十四日張楚金絞死八月二十一日韓正一絞死年代紀七月甲戌楚金絞死新書紀八月辛丑殺郭正一今據實錄楚金等皆流配未

死舊書楚金正一萬頃傳皆云流嶺南今從之 松州雌雞化為

雄 九月壬子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

萬討突厥骨咄祿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

河陽縣自漢以來屬

河內郡唐屬懷州又屬孟州

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爲非清流罷之

周興發身於尚書都事流

外官也

興不知數於朝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尙書檢校納言魏

元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

唐人呼將令爲明府

興以爲元同

沮已銜之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

興奏誣元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

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元同日丈人何不告密與得召見可

以自直元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
天祐又殺夏官侍郎崔營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眾周
興等又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
午常之縊死常之御下有恩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
之曰奈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前後所得賞賜皆分將士家
無餘貲及死人皆惜之 己未天祐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璠

等六人

鄂州春秋夏兩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
築郢城晉末始立鄂州隋平陳改爲鄂州因鄂渚爲名

鄭王元
懿之子

庚申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丁卯天后以春

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己卯天后詔太

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

太后尊其母
爲忠孝太后

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

唐諸衛府皆有胄曹參軍掌戎
仗器械及公廩典造決罰之事上疏以

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八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華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

樹木宛然無損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

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爲

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以周漢之後爲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爲三

恪周隋之嗣同列國此周朝後周後正通鑑自此年至太后久視元年凡十一年俱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

是爲歲首十二月爲臘月正月爲一月今悉依綱目改正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

等十二字以獻十二字照爲墨天爲丙地爲坐日爲四月爲困星爲。君爲惡臣爲惡人爲惡載爲惡年爲重正爲

岳又有證爲鑿 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墨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

聖爲鍾二字 姊之子也 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十二月辛未

天后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徙封鄂國公

實嗣聖七年太后天授元年 春正月戊子天后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岑

長倩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甯爲納言邢

中宗神聖六年七年

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尙書攸衛士獲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二月辛酉太后策

貢士於洛城殿

六與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潛通土陽宮洛城南門之內有洛城殿

貢士殿試

自此始

丁卯地官尙書王本立薨

考異曰新紀丁卯殺王本立御史臺記本立爲周興所誅

今從

三月丁亥特進同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

夏四月丁

巳春官尙書同平章事范岷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

醴泉人

侯思止

醴泉漢池陽谷口之地後魏置南夷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醴泉屬雍州

始以饗餅爲業後事

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

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韓愈詩所謂判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
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應埃開是也

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太后殺其子豫章

王貞貞亦族滅推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

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

觸邪耳

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
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直者

太后悅卽以

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

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宏義素無行

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

踐瓜田立盡又游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

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

反敕宏義按之安仁不服宏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

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

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

唐六典曰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潛通於上入是獄者

賜宮又曰洛陽皇城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

非死不出宏義戲呼曰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其命也朝士

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囚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

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

杜景儉考異曰實錄及折記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統紀獨存平恕被

告者皆曰遇來後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徐文遠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

武德元年名宏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唐制法官曹司法參軍掌鞫獄麗景門監獄知獄

賄沒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

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

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

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

之景儉武邑人也

武邑漢縣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郡後魏屬武邑郡隋唐屬冀州

初爲益州錄

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

鞭笞寮吏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

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

持咫尺之制真僞未知而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徐敬業揚

州之禍非此類邪乃叱左右令各罷散俄而制下嗣業所除乃荆

州非益州也景儉由是知名入爲司刑丞與秋官侍郎陸元方按

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太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

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辯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

中宗嗣聖七年

太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司刑丞蔡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

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

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

太后

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

隋州春林隋子

之國漢爲隨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隋州

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太后徵詣行在素

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卯丁亥至龍門

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

縊殺之上金自殺太后悉殺其諸子及支黨

太后

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順沈敏多權略太后以

爲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
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八月甲寅天
后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
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
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殺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
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
長公主 九月丙子命御史以人傅游藝汲縣漢陽河內郡晉以
來帶汲郡東魏置義州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
隋廢爲汲縣貞觀初移衛州治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游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
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
請豫王旦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

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

左臺左肅
政臺也

久之飛回東南去及

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豫王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

則天門
樓也

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天授賜酺七日乙酉上尊號曰聖

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

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

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憲皇后

補註以國號周太
故遠祖姬氏

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

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

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

三思爲梁王攸甯爲建昌王士繼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

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兄孫延基等六人皆爲郡王諸姑姊皆

爲長公主初太后幼時母楊氏令衣男子服使袁天綱相之天綱曰此則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步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此郎若是女身必當爲天子 天后以司賓卿深陽史務

滋爲納言

深陽縣漢屬丹陽郡江左因之隋平陳廢丹楊郡以深陽縣屬宜州

鳳閣侍郎宗秦客檢

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勳左金吾大將軍卬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氏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一年之間自九品歷至三品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以州周同音也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巡撫諸道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

貶遵化尉

遵化縣屬欽州府開皇二十年置

弟楚客亦以姦賊流嶺外

丁卯天

后殺流人韋方質

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儋州尋卒今從統紀新本紀

辛未內史邢文偉

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

珍州漢夜郎郡地貞觀十六年開山洞以舊播州城置珍州及夜郎縣以

縣界有隆珍山因名舊志珍州至京師四千一百里東都三千七百里

頃之有制使至州文偉以爲

誅已遽自縊死

壬申天后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

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

紫袈裟銀龜袋

西域胡僧衣毛衣謂之袈裟流入中國以僧帔爲之常僧皆衣襦惟賜紫者乃得衣紫唐制給品官

以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高宗給五品以上以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以金飾袋垂拱中

御史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佩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飾以銀五品飾以銅神龍初罷龜袋復給以魚○袈裟音加

太后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

東突厥所侵掠

東突厥謂得吐祿等

散亡略盡濊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

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爲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太后使以閣舍人韓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襄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君若失旨禍將不測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於非罪乎竟奏雪之太后怒賜死秋官郎中徐有功復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

考與日新舊傳有功

爭行襄皆在爭裴行本下按行本得罪在長壽元年正月時周興已歿死矣行襄坐謀復李氏必在革命後今置于此

太后

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十二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

漢哀帝自稱陳聖劉

太平皇帝尊號益勝于此太后以女主而受尊號尤爲非古是後元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寶十三載五十年間六受徽號人主遂視爲故旗幟尙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常矣

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

考異曰案寶曆元年三月己卯改唐太廟爲享德廟據此

已祔武氏七廟主不當至明年三月方改唐廟新本紀十月辛未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今從唐統紀四時唯享高祖已下四廟餘四室皆閉不享

四室宜帝元帝光帝景帝也

又改長安崇先廟爲

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

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

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

記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

不復奏聞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太后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太后不許 侍御史來子珣誣尙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是歲太后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爲左衛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 獻誠高麗泉男生之子咄摩薛延陀之種故云然 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辛嗣聖八年

太后天授二年

春正月地官尙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

百人表請天后封中嶽

己亥天后廢唐興甯永康隱陵署官

元帝

陵曰興寧甯市陵曰永康興甯陵在咸陽永康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諸陵有署令一人從之如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帶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鞏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唯量率令戶守備之丞爲之貳符懸隱隱字疑行或是二字

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勛以罪誅

初納言史務滋與來

俊臣同鞠劉行威獄俊臣奏務滋與行威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

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

邱神勛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

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

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

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

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先是左史江融耿介正直爲人所羅織興

誣奏坐死將斬於市融請奏事以冀引見與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而枉死死不舍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踏踏十餘步

謂音擄去聲聲音擄

行刑者踏倒還坐起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仍

怒不息無何而輿敗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與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

望 太后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 太后立故太

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

考異曰舊傳爲安樂王今從唐歷統紀

甲子太后命始

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吳陵顯義陵爲順陵 天

后追復李君羨官爵

君羨誅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夏四月壬寅朔日

有食之

癸卯太后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

謂大業經也

升於道教之

上天后命建安王武攸宜畱守長安 丙辰天后鑄大鐘置北

闕 五月天后以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

還軍竟不出 六月天后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尙書格

也與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竝同平章事思晦彥暉

之子也樂彥暉見二百卷 高宗顯慶元年 秋七月天后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

洛陽 八月戊申納言武攸甯罷爲左羽林衛大將軍夏官尙書

歐陽通爲司禮卿太后改太 常爲司禮兼判納言事通詢之子也 庚申太

后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鞠虔勗獄虔勗自認於徐有

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

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天后皆賜姓武氏與豫王諸子

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

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太后流思文於嶺南復

姓徐氏

思文改姓
兒上卷

九月乙亥太后殺岐州刺史雲宏嗣來俊臣

鞠之不問一款

獄辭之出于囚口者爲款款
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

先斲其首乃僞立案

奏之其殺張虔勛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登臺侍郎同平章
事傅游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癸

巳太后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甯爲納言洛州司馬狄

仁傑爲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

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

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却譖者名太后深歎美

之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

修武漢山陽縣地修武古地名
也魏隋以名縣唐屬懷州杜佑

日懷州修武縣本殷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
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漢山陽縣故城在縣西北

使洛陽人王慶

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鸞臺鳳閣
三品岑長倩及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以皇嗣在東宮不立
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
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逆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
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
引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
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
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
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道之慶之伏地以死泣
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墮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
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

門外啓陽宮城南面三門中日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

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云延載初

賜人王凌之牽輕薄要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

子則天不許唐歷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凌水尉實

錄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

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嘗貶凌水尉尋召還為鳳閣侍郎也杖殺

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以載

初為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匡岑長清格補元之死說

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

史臺記及舊傳之語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

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

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

祐之子也李乾祐即貞觀初壬辰太后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故裴仁軌者也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

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大學士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旬左

右相流以上乃判爲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

唐國子監丞從

六品下掌判監事主簿從七品下

若天子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

欲不違其願請豫爲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干二月戊辰朔太后

享萬象神宮 干二月太后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闕雄之子璽爲

于闐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終